一碟香椿忆流年

□含山县林头中学　　孙邦明

香椿，无疑是春菜的翘楚了。那些来自乡野的香椿，不仅能打开孤寂的味蕾，更氤氲着乡村童年的旧时光。

春风拂面，春水荡漾，老屋墙角，一树香椿，笔直而起。相比那些乡下的槐树、梨树、桃树，并不起眼，犄角旮旯，不求土壤肥沃，贫瘠中独自葳蕤挺拔。纤细的腰身，如小家碧玉，素面朝天，朴实简单，偏居一隅。那嫩紫头芽，出水芙蓉，色泽鲜艳，纤尘不染，脱俗养眼。贴近嗅之，缕缕清香扑鼻而来。轻掰之，嘎嘣脆，像采春茶，自收手中，簇簇排列于掌心，如婴儿般温存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愈年少愈惹人怜爱。如卖之，湿稻草秸捆扎，置于篾篮之中，也素雅好看。

儿时，乡村的香椿多生于野地。与之形近的臭椿，气味刺鼻有毒，长相也逊色些。跟母亲上菜园，常教我许多野味的识别常识，以至于稍大放牛时，也能独自满山采得茅针、虾马苔、鸡冠以及野蒜、野葱之类的战果。现在想想，散养的孩童，不一定是坏事，就像养花过于溺爱，殷勤地浇水施肥，也会出乎意外的枯萎凋零。

香椿好吃，在于口感脆嫩，唇齿生津。清水泡去细尘，开水焯烫，颜色立马由紫变绿，加盐、醋和小磨麻油凉拌，清脆透鲜。匮乏年代，“奢侈”的做法，当然是香椿炒鸡蛋了。香椿多鸡蛋少，搭配更地道，香椿含鲜，鸡蛋平和，浓淡相宜，自然混揉出另一番滋味在舌尖，跃动的春时光轻盈地回归。

离乡三十载，回村看望老姐姐。平房变楼房，前后院落，栽花种菜，如今乡村发生着美丽的蝶变。漫瞅小花园，院角青砖垒圃中两棵一人高的香椿树，直立其中，像俊秀苗条的女子，脑袋上吐着嫩紫光晕。“前两天刚采，你来的巧，又发出来了。中午凉拌香椿头”，姐姐说。吾内心甚是高兴，城里香椿稀罕难买，即使饭店满满的一盘，总是鸡蛋多，香椿起点缀，我们戏称为“鸡蛋炒香椿”。靠墙的荆棘中，一棵香椿约有两人高，芽头茂盛，非木梯子才能丰获。姐夫善厨艺，动作麻利，采、洗、烫、切、拌，一气呵成，加作料，小磨麻油提鲜，一碟凉拌香椿头上桌，香气袅袅。我明白姐夫姐姐的心思，让我这个“城里人”吃过瘾吃地道吃舒坦，也唤醒了我记忆里家的味道。

年龄愈大，宁静夜晚，愈常忆起故去的父母，回想与他们在一起的那些单纯而又艰难的日子，还有那些乡村野地的家常菜。人说：味蕾是有记忆的，无论在外多少年，它都能识得出家乡的味道，母亲的味道。现春菜纷纷上市，一碟香椿，一盘春韭，还有那些其貌不扬的野菜，土生土长，朴实中内敛着单纯，清纯里蕴藏着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。

春之声

□无为市昆山中心学校　　苏更生

傍晚，步出居所，向开满油菜花的田野走去……

不经意间，传来几声清脆的蛙鸣，继而是一片低吟般的聒噪，嘈嘈切切，似乎有谁的号令，高低起伏。高起时，万马奔腾；低回处，婉转缠绵。送入不太灵敏的耳鼓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这不就是苦苦寻找的春之声吗？

小时候，面对城市的灯红酒绿，甚是神往：那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图案，以及图案里包藏的繁华，无不让我神牵梦萦，心向往之。为数不多的几次去远方城市，足以让我兴奋数月。那机器的轰鸣，汽笛的刺耳，喇叭的声嘶力竭，听起来总是那么让人喜悦，那么让人亢奋。而如今，公路上汽车过后扬起的烟尘，城市里不时变换的红绿灯、霓虹灯，均不能让视觉产生愉悦。渐渐地人们明白，那是噪声，那是光污染。

随着经济的繁荣，那装饰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，闪着的是刺目的光箭；那人工构筑的街心公园，也缺少了农家少女那种天然去雕饰的红润。在叫声美的同时，又犹如鱼刺鲠喉般的缄默。城市一天天向郊外走去，今天的公寓面对的是郊野清浅如明镜般的池塘，一畦畦黄鹅绒般的油菜花，听到的是鸟唱蛙鸣，风声水响。明天取而代之的就可能是搅拌机的轰鸣，伴随而出的是死灰色的混凝土的占领。那随时可能涌动的诗意，会很快被烦躁所代替。即使关上窗，拉上帘，也躲不过各种建筑机器发出的那能钻入你的被窝，硬塞进你耳蜗中的沉重叹息和哀鸣。

于是城里的人想出来。

春光和煦，山花烂漫，杏花开过了，桃花正盛开。此时的树头，柳条正青，如少女的青丝，在微风中荡漾，只那轻轻的一晃，就有那么一点追魂摄魄，把你的心愫撩得痒痒的。这时你是否想起昨日“杏花一枝春带雨”，在雨巷，你见过那位丁香般撑着雨伞的姑娘从容地走

过。你是否想见今天的她正倚着家门，手执诗卷低声吟哦，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春在山野，春在农庄，宁静祥和，亦庄亦谐。伸伸你的筋骨，心也就一下子飞到那烂漫的春光里去。
你看，树枝上跳跃的是喜鹊、八哥、鹁鸪，最忙的要数那麻雀，更是欢呼雀跃，似乎有说不完的情话。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鸟，有的拖着长长的彩锦般的尾巴在同伴面前展示，特别是从树梢上向下滑翔时展开的翅膀，摆动的尾翼，给你有惊鸿一瞥般的潇洒俊丽。劝君莫打三春鸟，此时的山鸟正值繁育期，它们向各自的伴侣展示自己的美丽的同时，也为共筑爱巢而忙碌着。你只可静静地观赏，不要去打扰它的生活。溪水淙淙，春来了，天暖了，清澈的池塘里，时见鱼儿的身影，经一冬的蛰伏，它们也浮出于水面，时而嬉戏，时而下潜，它们是在觅食，还是在享受春日的暖阳？
山朗润起来了，山崖上杜鹃在盛开，青翠的茶山上更是少不了采茶村姑的身影，纤纤玉手，上下翻飞，笑声中飘着茶香，也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。
油菜花在盛开，沁入你灵魂的是油油的花精；鸟儿在啁啾，送入你心中的是恬淡的安静；蛙声阵阵，嵌入你稻花香般的充实。找一处清泉，寻一方醉石，放下你的心，静静地受用这一片蛙声吧！

一棵畸形树

□池州市贵池区殷汇初级中学　　徐累先

其实树无所谓畸形。树的生长本来就很随意，这里开一个杈，那里分一杆枝；随心随意，没有定规。如果被“豢养”，就另当别论了，工人们修修剪剪，搭桥修路，铺排收缩，扭曲树的个性，遂了人的心愿，养了人的眼。我们小区里就植满了这样的树，公园里更多，看是好看了，该挺直的挺直，该虬曲的虬曲，有了高大上的味儿，可总觉得少了一点自然之气。
面前所见的这棵树真的是一棵畸形树！在外力作用下，湮灭了张扬的个性，将高就低，“腿部”很细很细，从两墙中间的夹缝中斜伸而出，摊成薄饼状，出墙以后，性子猛然得到释放，树干粗粗壮壮，像被水浸泡过的鸡爪，过一段，复又变得正常了，枝叶纷披，怡然自乐。树的枝干臃肿得太畸形，怎么看都不能成为有用之材，以至于路人对它视而不见。此刻，已是隆冬，它却没有一点猥琐的样子，依然伸展树枝，对抗来袭的寒风，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，零星的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生命的宣言；又像一个失聪的歌者，信心满满地昂着头，对着蓝天引吭高歌，和嗖嗖而过的飞鸟相互应和。
这是我在医院后院散步时看到的一棵树。其时，躺在病床上已有时日，心情落到冰点，特别是听到救护车的呼啸声就心惊肉跳，揣想哪一位病友又走上了死亡线，是老人还是小孩？是疾病还是遭遇了车祸？自己的病能不能好起来？一连串关于生死的话题在眼前晃来晃去。
医院是生命的分水岭，新的生命从这里启程，又有许多生命在这里划上了句号，不间断的来来回回，让人喜悦，让人悲伤。让人感到惋惜的是那些并没有等到医院的判决，自己就把自己打倒的人。我的一个邻居跑到医院里检查身体——白血病，没等到确诊，就瘫倒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再也没有回家。而我面前的这棵树，它的种子落进墙基里时，也一定像我的邻居一样产生过悲观念头，土地贫瘠，没有阳光，缺少雨露，不要说长成一棵树，就连出头的希望也渺茫！但它没有放弃生的希望，依然决绝地向前走，往上长，终于躲过墙体的打压，看到了云飘过的身影，听到了风吹过的声音。
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如果遇到挫折就气馁，就打退堂鼓，怎么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！一阵风吹过，我打了一个冷颤，觉得病体轻松不少，是的，活着，就不要把情形往坏处想，就要挺起脊梁，一往无前地向前走，像眼前的这棵树。

挖春笋

□祁门县城北学校　　谢培军

周末，我和岳父去老家板桥山挖春笋。姐夫还有妹妹也一起同行。
小时候，春天来了。一放学，顾不上吃饭，就背起竹篮，拿起一把小锄头，和小伙伴三五成群往竹林里钻，满山野岭到处疯跑，和春笋在竹林里捉迷藏。每次总能够背回一竹篮大大小小的春笋，弄得满头大汗，一身的泥土。有一次，我竟然把一位老太太留的春笋种给挖了回来，遭到妈妈的一顿责骂。原来，有些出土的春笋被人用枯树枝插在周边，做了标记，表示

竹林主人要留作春笋种的。老家村子里，竹林的冬笋和春笋，不管是谁家的，都可以随意挖取，没有人计较。挖笋的过程中，也是对竹林的土地进行翻耕松土，有利于竹笋的生长。但是，到了清明节后，春笋将会长成竹子，就不允许再挖春笋。人们对竹笋的获取，自有节制，才使得竹林繁衍生息，细水长流。

春雨一连下了几天，春分节气后的第二天，雨终于停歇了。八点半，我们行驶在开往板桥山的山间路上。路边，一片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铺陈在田野。山坡上，一丛丛的紫色杜鹃花在春风中摇曳生姿。山顶上，树枝长出了新绿，在春雨的滋润下，显得清新柔嫩。一草一木，一枝一叶都充满了无限生机。

岳父一日三餐，都陪在手脚不便的岳母身边，悉心照顾。今天，难得一次长时间离开家，岳母就交给姐姐和妻子照顾。看着一路的风景，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，放松一下心情。

我们到达板桥山时，妈妈异常高兴，忙着泡茶，拿出了一些糕点，还准备了几个煮鸡蛋来招待大家。我们喝了口热茶，吃了点糕点，就迫不及待地准备上山挖春笋了。

换上衣服和鞋子，扛起锄头，爬上了屋前的竹林。因为每天都有人在竹林里挖笋，所以很难发现出土的春笋。我和姐夫还在山脚慢慢地寻找。岳父体力好，手脚灵活，一会儿就爬上山，身影消失在竹林里。

姐夫说：“这挖春笋的乐趣比吃春笋要大多了！”春笋躲在泥土里，藏在树叶下，需要弓着腰，睁大眼睛，明察秋毫，才能发现一点儿黄色的笋芽。寻觅好久，正在失望时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发现泥土下藏着一条黄泥拱春笋，那是多么大的惊喜呀！挖开黄泥土，露出金黄色的笋芽。小心地沿着笋芽周边再挖深一点，眼前展现金灿灿的春笋的真面目。切断笋根时，哗啦一声，清脆的响声在竹林里回荡，凭借这一声响，可以判断春笋的大小粗细。取出春笋，可以看到白而嫩的笋肉，圆润洁白，还可以闻到春笋与黄泥土混合在一起的特有味道。所以，人们把这种刚刚从黄泥土里冒出来的春笋称作黄泥拱。

大约挖了两个小时，我们收获了一大袋春笋。岳父视力较弱，只能挖出土的春笋，所以，后来岳父就负责剥笋壳，我们俩继续寻找。收获满满，回到家里，妈妈和妹妹已准备了一桌饭菜，体力劳动后，吃起饭菜来也特别得香，尤其是那道黄齑炖春笋，是我的最爱。吃着香脆可口的春笋，回味着挖春笋的那份趣味和快乐，让我感受到投身自然怀抱的那份自然野趣，身心如蓝天上的一朵白云，山坡上的一束杜鹃花，山涧的一股泉水，轻盈、纯粹、美好。

□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　　郑益民\书